復宿山房集

卷二十一之二十二

宋

復宿山房集卷之二十一

山陰對南王家屏著

記

重脩順天府儒學記

順天府學厥基古遠國朝成化間嘗一新之其規制載商文毅公記中可攷也比年以來間有傾圮有司歲徵役葺治然未幾輒復敝敝則復葺所司頗厭苦之學官以其故聞京兆尹某某乃親詣學俯仰周回則大驚曰不至是幾令物力虛勞矣豈構一榱茇一瓦之力哉吾將舉大役焉於是諏日鳩工以堅易腐

以好代惡通新故之材計之因者什七益者什三閱歲月而工竣矣學官請曰鄉者以公更建將重費也今費約而事集何也公曰吾所治者本也夫往歲有司者相繼葺治度其費豈不亦歲數千鏹哉然僅以泥封鑄漏而堊塗其外苟可以飾觀視即自幸完好爾實與不治等也比吾睹於學宮其楹有若欹立矣若蹲伏矣若走相拽矣其榱桷有若脫輻若懸趾矣其瓷甍有若覆盂若漏巵矣其垣墉有若披鱗若穿吻矣若此者乃知其不可以一榱一瓦治之也何也其本先撥即日易榱瓦弱桓而重荷是愈摧也故吾必撤其故而築基令實礱礎令端建柱令直斯治本之道也欲治其本故不得不更正其本而榱桷瓷甍之具未嘗盡廢其故則又奚至重費焉學官曰然則一治可使終勿圮耶曰不能也夫風霆之所震撼流潦之所浸淫鳥鼠之所窟穴歲治月襲能亡圮乎惟屢省弗怠即圮弗甚可旋起而立治也不者春秋洒埽之外晨昏鏞鑰人跡鮮到因循至於頹敝之極礎陷柱側而從事者方且藉塗以飾觀此予所爲見之而驚走也安得不亟更之哉學官退以語諸士曰諸士聽之吾茲聞某言通乎士習矣夫爾二三子遊

斯學者人孰不以都人士目之然所貴乎都人士者非直菁莪棫樸之化沾被獨先固宜有瓌奇瑰偉之才甲乎天下也矧燕趙之產昔人所稱多慷慨沉毅之士今以求諸二三子敢謂盡皆其人乎平居被服絃誦雍容俎豆間非不斐然文也然而身心性命之學經世宰物之業鮮所實得異日者以需天下國家吾恐弱植而重荷已若此者其故可求也蓋二三子生長都會冠裳軒冕紛華聲利日搖撼浸淫其心視科第爲階身之窟穴而寫牛湛溺之波流風靡不可救止非朝夕之故矣爲學師者乃欲摘科條細事課責其間何異以丸泥封也則亦期與二三子更新焉二三子其圖之吾心亦自有基若礎若柱也治心可勿亟乎諸士應之曰諾請敬廸斯言予聞之曰懿哉夫有司以新其學則實政舉學師以新其士則實教行士務自新黜浮而尚實則眞才出當聖天子式新化理之初乃有此也懿哉爲之賦鎬京辟廱之章因以記其歲月云

重脩延慶州儒學記

延慶守王公繕學宮新之介二生詣王子徵記二生爲言學創洪熙元年迨成化間前守李公鼐敎建距

今且七十餘載圮甚公至謁廟畢徘徊瞻顧愴然興嗟也乃上狀所司謀舉役焉報可因自捐俸若干金以爲衆先官師人士相率而赴義者各以其力爲差共得若干金屬郡幕孫君世忠董其事自四月至於六月工訖學宮故儉陋今拓其制正殿兩廡各倍高數尺深廣稱之殿北爲敬一亭折而東爲啓聖祠其後爲明倫堂堂之前有門三楹曰義路禮門即齋舍庖廩鼎然具飭也又於櫺星門旁創名宦鄉賢二祠賢郡守及鄉先生有遺愛於民者祀焉學前迫城垣地勢湫隘譚者謂不利於科試公乃闢地列三壁以壯觀壁之外建石橋一題其額曰昇仙橋橋上建坊曰雲路天衢其左右更豎二坊以鄉會拔儁者書名其上皆前此未有也王子曰自邊陲多事學校之政廢弛久矣而雲中上谷間爲甚昔予爲諸生遊於庠序見夫壁敗柱折鍾簴易處樞腐紐絕扃鑰不具有司者自春秋饗祀之外率不一至即至瞻拜成禮未及旋顧已揚揚登輿行矣質之則曰吾方按籍而簡兵握算而計穀治軍旅不給奚暇問俎豆焉嗟乎國家建學造士薄海內外罔不斌斌嚮風俎豆之事豈獨於邊郡靳之耶邊郡即荒僻未嘗無才鼓舞作新

其機在上有如延慶往昔文治彪炳號多賢傑比寥寥弗振矣非氣數有盛衰乃教化有興廢也夫毋論人才繫之即邊氓閭虜砥劍厲鋒無不人人思鬬者虜即猝至發蓋藏焚廬舍煙焰未息而孑遺之衆乃復裹瘡痍服供億矣此豈法令所能敺使哉

列聖仁義之澤沾被者深君臣父子之教維持者固也設令置俎豆不問民唯以干戈甲冑相豪長而禮教廢闕即士氣十倍安知嚮方故孔子論政謂兵食可去不可去信孟子當戰國用兵之際每以庠序之教爲齊梁之君言之茲可徵已公吾雲中人審知邊事其治邊郡固宜首以教化爲急也乃諸士遊斯學盍亦體公之心交相感奮廸德而厲行焉庶幾往昔多賢之盛居則善俗出則名世豈但學校之光天下國家所倚賴非淺鮮矣如其不然而徒摳趨容與以是爲游息之所罔能以一藝自表見人將謂士淑慝無與於教化而邊郡果寥寥乏才如此也予輩不與有恧哉敢併及之公諱銳號西野以書魁丙午進士初治徐州有治効乃遷延慶居延慶一歲諸廢具舉茲不能悉記記其大者爾

新脩應州城記

應州距雲中僅百餘里虜入塞東闕渾蔚則出其左西伺朔馬則出其右故雲中四州唯應稱要害焉數十年來一二叛人誘虜內嚮所至爲墟獨城得幸無恙以待奔命之衆顧城土墉土疏而善潰緩急不可恃唯曰以天之福官師人士居重於內兵甲器械設形於外虜自恫疑恐喝而不敢近云耳豈長計哉

先皇帝臨御之四年今少保大司馬鑑川王公居督府單于歸我叛人款關乞貢塞上若將去兵督府公言於上請得核邊城之不治者稍予工費令加甃甃期以三年告成報可於是下檄城應州州守吳公偕守備李公畧城方廣丈尺而計工焉州得十六衛得十四公集鄉士夫及諸父老謀曰公等知斯役乎以衛若父子兄弟令世世相保也顧其費鉅安能盡倚官鏹公等有力者宜自效有貲者宜委輸吾爲若先之因爲籍自署其俸若干金鄉士夫而下以次自占民散處者屬義官某等分部其衆數畜以對凡有車牛者賦炭及石有差其無貲畜者賦其力俾即故城之墟而陶焉復下令役者免輸輸者免役能趣辦者得即歸業於是州人皆踴躍爭願盡力時辛未冬也明春三月經始則諸費已會城下得不病農農且畊

且役番休以時蓋歷癸酉秋九月纔兩年而全城之工畢是役也礱石爲址石厚數尺累甓爲墉甓周數匝聚灰如丘委炭如壑以及門扃樓櫓之費計數萬金不啻也然民無重賦官無靡廩即所予稍食工直揔之不能二萬金而省者中半雖州與衛各垣一方其調節贏詘公固主之衛特受成而已進士田君又爲余言公初舉役畫城於堵度其規方毫寸不爽其稽會也卷石不得出入其儲才也細若鉤繩斧鑿灰孟堊帚之具罔不豫飭其課工也陶者斲者引者削者塗者甃者人授以指罔不中度蓋其精敏有幹畧如此蒞乎州城之當甓久矣歷百數十年未有首其事者非獨其貲不足虜騎馳突猝若風雨即覆一簣猶懼不終安能乘三年之間緩帶而規更始賴社稷神靈夷夏輯睦疆事稍紓公及此時遵督府公成議拮据綢繆不遺餘力爲百姓建金湯而詒永業即自爲長子孫計豈有加焉後之繼公者得人人如公之忠謀整堅葺瑕益務脩備豈憂匈奴哉爰述其蹟以告職方公名守節宜隸之眞定人庚子進士由聊城尹莅州事以久績增秩郡貳復留守蓋城成而遷尚書郎也守備李君迎恩夏君芳相繼興事共肩勞勩

州吏目王君師益衛指揮梁君勳則協力贊成者得
並載云

重脩蘆溝橋記代

九河之支流以萬數而唯在天子之畿內者著稱焉
以四方所環向而趨者在是也周有千八百國連四
海以爲帶乃當時所稱不過曰豐水東注曰瞻彼洛
矣而止則豐洛者千八百國所環向而趨焉者也國
家定鼎燕京據上遊而臨萬國而蘆溝河近在輦轂
下亦今之豐洛也四方朝貢之使若商賈工技輪蹄
負擔環向而出於其途者何啻肩摩轂擊哉顧自設
津梁以來工作亦數興矣嘉靖壬戌河溢堤壞沒民
田廬
肅皇帝發帑儲三萬五千金仍命工部出羨金佐之
遣官築治然堇堇搴茇畚土麗橋基以塞衝齧而已
而未及更覆一石橋上迄今且二十年輜重終日行
轅轢躁躪震撞傾仄於是四方環向而趨者稍稍以
乘危爲虞矣
聖母慈聖宣文皇太后聞狀惻然深念將起其敝新
之以利涉者而不欲以其役煩有司特斥膏沐資二
千金諭

上以其意

上若曰下民幸甚乃爲出帑金四千佐費　中宮千金　東西二宮五百金　潞王殿下　公主千金太監馮保及諸內侍共輸金二千一百有奇費既具命太監孫江栗暹鳩工庀材晝夜廬橋次董事焉經始於萬曆己卯秋九月以明年閏四月訖工橋上墁石盡易其故不用用新所伐石布之堅厚密緻砰砰礌礌如也旁列石檻象物而爲之鎮蹲蹲翼翼如也兩厓增甃石堤東西各若干丈厓故有天將闢王二祠金增搆其宇以祈冥護而原設巡檢司一亦稍加脩葺俾守者居焉於是亘洪流千數百丈蜿蜒穹窿駕長虹而特起而四方之環向而趨者恍然若絕天漢遊帝庭矣一何偉哉工既竣

上以功德出

聖母思纂述利濟之蹟以垂久遠爰詔臣爲之記臣惟自古帝王以仁厚保民長世者莫若成周考之詩書所稱若曰視民如傷曰我徂惟求定原其中心仁愛誠切於民故博恩廣施惠靡所不浹若司空所職除道成梁亦其一事云故當時之民于涇則烝徒楫之于豐則四方攸同于洛則福祿如茨仰一帶之水

若鳧趨鱗赴傳十數世而顧瞻周道者猶有砥平矢
直之思盖德澤入人之深如此今羣生茂育方内安
瀾乃
聖毋
皇上特惓惓軫瘼思艱不置往者漕河決則出大司
農錢塞決河茲蘆溝橋圮則又發帑儲以繕橋雖至
仁自聖性而左顧漕右憂涉已饑已溺志念良獨勤
矣推其心非即如傷求定之心哉然周文太似仁厚
而子姓宗族胥化於仁厚故詩人歌之曰于嗟麟兮
臣仰閱
聖毋
皇上德施徧寓内
皇后潞王公主以下慮亡不象上指而仁義自好者
則麟之爲瑞昭昭也繇斯以觀薄海内外承庥襲祉
翔泳於太和而沐洛閩澤者方無已時豐芑燕貽之
圖洛水萬年之烈匪直周人所當歌頌而已臣謹恭
記其事而繫之以辭曰於惟帝京崇象天極襟帶蘆
河建瓴下國九土入貢重譯來賓匹周豐洛茲其要
津應龍抗梁乘流跨陸豈乏永圖河伯不淑厚下防
潰竹楗石菑懷襄是捍先烈貽思垂二十年石泐基

齧轢輻摧輪下虞其轍俛成俛壞厥故匪他譬彼城
門日火車多
我后日咨下民病涉拯溺亨屯
帝心式協乃捐供奉徵徒計庸輦石山委荷揷雲從
贔屭效靈般垂奏伎三時告成官不知費虹光亘覆
鼇足雄蟠馮虛構實易危就安王道平平王道蕩蕩
會斯歸斯如遊壙埴不厲不揭即車即舟羣嚮其利
途吟路謳天所必從在民歌舞歌舞惟何萬年
聖主臣拜稽首紀德紀功繼聲周雅昭示無窮

重修昭應宮記　代

玄帝古未有專祀漢用方士言天神貴者曰泰一泰
一佐曰五帝始列爲五時而北時居其一焉其帝爲
顓頊其神爲玄冥其德爲水其於星爲辰辰星七宿
而虛危有龜蛇之象茲俗所稱爲玄武者也靈貺明
威代有徵應而我
成祖文皇帝龍飛燕邸用建丕基惟帝陰翊左右其
蹟尤爲炳然今都門西高梁河之滸故有昭應宮以
祠帝相傳蒙古至元六年有龜蛇並現河上元人以
爲祥因即其地而宮之由今以觀寔開我明定鼎之
徵非爲元也宮在

憲廟時嘗賜璽書監護而正德中御馬監太監谷公者寔更葺之顧祠無常主歲久基構摧圮祀事遂廢道士李宗玄私以宮求嚮于番經廠太監畢公敬敬以其事白司禮監太監馮公公嚮事
先帝時嘗一夕夢謁祠宮敝甚若將告神以經始者及寤念之弗忘至走聞敬言往閱廢宮與夢合因捐貲三千金屬某某以某年月日鳩工而舉役焉且謀於衆曰太祠事始未嘗不肅祇後稍怠慢也藉令守非其人他日將復有私嚮如宗玄者柰何乃言於
上曰臣幸給事掖庭蒙被寵渥伏自惟念無所報塞間者祇裒
皇上賜予之惠臣不敢私敬輸之神爲葺敝宮一區以祀上帝庶幾徼神之庥佑國庇民永延聖祚此臣夙夜之微忱也請即以其宮給御用監爲公廨使得專主祠事神且有常嚮焉
上嘉其意許之仍賜帑金若干兩宮
聖母太后　潞王殿下暨公主各賜金有差諸中貴助役者又若干人蓋幾閱月而告成事其中爲大殿者三爲小殿者四爲鍾鼓樓者各一別有崇教堂三清五老三官諸殿以至齋舍庖湢門垣之制悉起其

故而新之宏傑瓌麗固不啻數倍曩昔矣宮既成公
以狀屬余記其事余惟聖王在宥天下旁洽百靈故
國有崇檜祈禳之事猶將索神而禮之矧天帝之尊
嚴者乎記曰有其舉之莫敢廢也維茲玄宮肇祀且
三百餘載守者無以夙夜泰灑掃而因規以爲利非
公且爲禾黍爲汚萊河上之祀幾爲墜典矣先事而
見憂豈神之靈固預通其感耶公歷事三朝小心畏
抑見稱純恪
上以冲年踐阼勤勦擁佑勞勩有加焉其中心誠敬
孚質於神明久矣今茲之役經費不煩有司珪璧不

領於天子之太祝身率其屬以其祠事而歸福於國
與民夫使國與民無所用其崇檜祈禳而陰受其福
功德孰有盛於此者乎是宜紀其事而系之以辭辭
曰伉貝闕兮高丘沂光景兮臨流開聖緒兮有俶儼
神物兮播糾歲荏苒兮代序鍾與簏兮易處靈剡剡
兮何歸降巫咸兮無所輦文石兮環材增厥搆兮崔
嵬列周廬兮布祇闢九關兮洞開駟玄虬兮委蛇撫
長劍兮陸離焱臨睨兮故宇雲馮馮兮下垂羞桂糈
兮椒漿考鍾磬兮喤喤紛總總兮拜舞憺神志兮娛
康殄氛祲兮祚嘉祥調四序兮斗三光闡神庥兮八

荒贊天子方垂裳

新建護津臺記

河從崑崙積石歷河州注於峽口流經寧夏東南直北穿鄣下其於寧夏猶襟帶之固也顧自東勝既棄虜入據套中時時猖獗侵我金河諸砦疆事滋棘矣會大中丞羅公以文武儁望被上簡命塡撫寧夏至之日率諸將暨憲大夫按行塞西望賀蘭北眡高闕東瞰洪流南遊目於環慶之野還至渡口見津人操舟渡焉渡者蟻集河壖而無亭以守之則顧謂諸將曰嗟乎天設之險以捍蔽區夏而棄與虜共之又弛要害不爲備奈何欲卻虜使毋數侵也吾茲揣虜所嚮一旦有變不踰河而西繞賀蘭之北以臨廣武則有乘長城遡流而南下以闖橫城之津耳然踰河之虜有河山以闌之有列屯以間之我知而爲備猶距之外戶也虜即南下地無河山之闌列屯之間飈馳而狎至賦反居內我顧居外急在堂奧間矣計宜益築長城塞用遮虜使不南下而建亭堠於河之東涯以護橫城之津此要害之守也諸將敬諾乃約日發卒築長城塞橫亘凡五百餘里別徵卒築臺河上臺高五丈五尺周環四倍之上構

亭三楹廂房四墁前施拖橋橋數級上嶟嶟翼翼如也外列雉爲城城周環九十餘丈高二丈四尺繚以重門設津吏及堠卒守焉是役也卒皆見兵材皆夙具不五旬而告成事衆且以爲烽堠且以爲津亭登眺其上而山巖隴坂委蛇曲折歷歷在目偉哉誠朔方一壯觀矣憲大夫解君馳狀徵記王子王子曰昔南仲城朔方而玁狁襄重在守也趙阻漳滏之固用能抗秦漢據白馬之津終以蹙項則守要之謂矣今金河亭堠牙錯犄布守非不堅顧徒知守疆而不知守要要地不固即列堠數萬舉烽蔽天安所用之寧

夏雖邊鎮而京朝之使藩臬之長列郡之吏下逮行商遊士工技徒隸之人往來竟上者繼相屬也有如津吏不戒猝值道路之警曾不得聚廬而託處安能問諸水濱豈惟客使是虞夫橫城之津扼則靈州之道梗靈州之道梗則內郡之輸輓不得方軌而北上而寧夏急矣此公所計爲要害者也人見是臺之成居者倚以爲望行者恃以爲歸乃指以爲烽堠以爲津亭嗚呼公之意豈直爲烽堠爲津亭計哉公蒞治鎮城石甃闡壩築控夷堡脩勝金關建庾與學疆理之功不可殫述述其防河者如此後之登斯臺者尚

其有味乎余言

鍾樓記代

州城中央故建綽楔固于四門題國朝進士名氏其上達官貴人過而式之後進之士望以爲表細商小賈趨而列肆其下總總摶摶如也萬曆癸酉豐城孫公來莅州事睹其制駭焉會州士夫及父老語之曰某聞日中爲市未聞其以坊也夫坊中虛而柱窿然四起是有火象宜亟徙去更建麗譙以鎮之不者且有火患衆莫信聞請于當道當道亦謂非州事所急已之居數歲果災延燒旁近舍以百十數州人始信

公言服公先見公之言曰州治左據太岳右臨汾水從長橫狹是爲木形楔柱環聳是爲火形水居兌而失勢火向離而當位故不相制而祝融爲之災其說蓋出于堪輿家余不能通其指顧欲更建麗譙設鍾鼓伺晨昏以節民作息嚴于陬之禁于以備規制肅風令其畫不可易也後七年而洛陽高公繼至閭坊所繇燬雅意新之適余奉使過里備以孫公之說告高公曰然樓可建也坊亦不可廢也吾將次第庀厥事焉余曰費將安出公曰是不可謁于上官帑不給則有阻之者亦不可徵于下閭左不便則有怨之者

吾將捐奉以先士民士民能輸者聽不能者止願輸者聽不願者止俟費少具然後請于當道計上所必從而下且可以無擾余感公義乃首出鏹若干緡爲州人倡州人各以其力樂輸有差其後費集而工舉果如公謀經始于庚辰八月踰年而成樓甫成公去西夏吳公繼之嘉乃績屬余爲記且將脩廢楔終其未究之志焉余惟天下事成礙廢興皆有天數而經營締造之畧固存乎人此一地也向也坊今也樓規摹形槩翻然鼎革矣然不有燬何以有成故易之屯也啓經綸也蠱也需振作也焦灼煨燼之後而傑構一新觀聽儵改雖天啓其會乎何嘗不賴於人力焉明者睹兆于未然能者收功于既壞豐城洛陽並著厥聲矣吳公遵用兩公之畫踵而成之且益增其所未備治行踔躒自昕夫牧豎類能歌誦之茲不盡記記其一節如此

詹事府題名記

府以詹事名所以處宮僚奉儲君也自漢以來皆常設之矣顧所掌皆儲帷微細事典車駕儀從及慶賀奏啓之文而已非有毗輔講勸之實也洪惟我太祖高皇帝稽古建官首重國本初設詹事院尋改

院爲府置僚其中而領之大臣俟
皇太子出閣則諸官分次入直講讀經史陳說政事
所爲萬世根本慮者法至善矣是以二百餘年以來
聖聖相承聿隆繼述雖一時股肱耳目之臣若百司
庶府靡不恪共厥職然而培養本源之地則尤以儲
養之功豫而輔導之職專也夫有豐芑燕詒之圖必
有疏附先後之士有顒昂圭璋之粹必有馮翼孝德
之臣在昔成王緝熙宥密日靖四方爲守文令主則
周召保傅之業至今誦之矣故詩曰文王孫子本支
百世凡周之士不顯亦世蓋王聖則臣與之俱榮世
遠則名與之俱久也我
列聖鍾濬哲之祥篤慈隆之慶深仁厚澤浹洽民心
駿烈鴻休輝映宇宙肆今仰聖學則知朝夕論思於
儲宮者有人焉仰聖德則知啓心沃心於儲宮者有
人焉仰聪治則知謨猷入告於儲宮者有人焉
列聖之澤不泯而諸臣之名亦將與之俱不泯也顧
不榮哉于周士則奚讓矣嗚呼從容于廣廈之前細
旃之上而能致主于堯舜措宗社于靈長者惟此職
耳後之居是府者尚其觀省于茲

總督宣大山西三鎮題名記

周制九伐之灋掌于司馬四封之守領在諸侯不以將名也有事天子授鉞上公俾發諸侯人備竟上不責以戰也自秦上首功將始重漢勤遠畧大將軍驃騎將軍之屬分道四出將始多然莫能相攝也唐置節帥假以旌纛威重無與比而建本弱矣宋懲唐弊稍裁損方鎮收其權乃推擇非人徒署虛銜遥領委任又頗疎焉國家奠鼎燕京北控大漠金邊要害置重鎮九而以三督府統之在宣大三鎮者直單于大庭視他鎮倍重府初建朔州以嘉靖甲辰移陽和其置帥自太保石公而下間有以規邊督饋至者而督戎寔其專任往少傅鄭公帥鎮謀藉石題名節堂屬某爲記未就既解官山居太保蕭公以書見趣某曰此夙諾也曷敢辭某嘗讀易至師而得聖人謀帥之指云其繇曰師貞丈人吉丈人者勲德猷望衆所推尊信服者也乘剛統衆是爲二之師中獲上處權是爲五之長子以之帥師險而順律而臧用能懷萬邦承天寵故吉也參以弟子則輿尸凶矣弟子用衆蒞事可以爲衆卒將不可以爲衆將將衆將之將合羣策羣力以成臂指之勢視不下裘帶而慮周萬全令不煩鼓鉦而精神渙號于千里其筴事不使衆知則

不明使衆知之則不容曲狥于衆則無斷不協于衆
則不乎故將莫難于御衆而尤莫難于御衆將衆將
之將誠非丈人不能任矣鎮自有督帥以來任不任
非某所敢知据所覩聞能綱紀將吏以扞蔽吾疆圉
保聚吾生靈者其名與其勲德俱存殆不啻家戶而
戶祝之矣乃感愛失棄張弛虧度者民亦無得而稱
焉大抵民所歌舞必師之丈人也所不譽必師之弟
子也則亦不待鐫名于石近而察諸行間壠上之口
法戒烱然備矣
今上垂神泰寧祗率先
皇帝遺烈天覆匈奴羈縻弗絕帥臣用邊勞久次任
習戎索亦式克興造緒業奉宣
天子之恩威以是匈奴畏懷服銜縻彌謹邊氓得離
鋒刃之慘衽席於儲胥而歲所省度支金錢且復數
萬計國與民蓋兩受其利焉而議者猶不能無慮率
右戰左款款固不可恃也戰獨可恃乎夫戰款兩者
馭虜之機宜非自治之本務也誠使封疆諸將吏守
土者繕鄣塞理賦者實倉庾親民者拊凋殘訓士者
厲精銳虜即世世保塞不廢款安也一有未飭朝罷
款而夕戰勝危也安危之機惟丈人能晰之得一丈

人于師中諸將宜踴躍受署慮無不効力干封疆者而本務舉矣由是戰可也欵可也權虜情淑逆而遊環于兩者之間可以坐而制氊裘之命收勝于不窮即更千數百年無能易斯術也圖師貞之吉者尚慎旃哉是爲記

左衛兵備道題名記

大同左衛兵憲之設當肅皇帝在宥之三十七年從先督臣楊襄毅公議所特建也時匈奴環牧右衛踰年矣天子起公衰經中郤走之因按視邊要害循黃山登馬首北眺威寧南遊目於廣武之埜慨然若有所決策焉乃上言臣博待罪行間頓陛下神靈威武遂定雲西社稷幸甚然臣行察其地竊料虜所爲更進迭出久頓兵右衛不解者患在控制乖其形便也夫衛距胡僅咫一垣而距鎮且二百里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安能踰時而徐待其會臣請得辱

天子之命吏以臬憲兼兵事即左衛建署焉寬則脩具急則臨戎於計便書奏報可自是雲西之備始專萬曆丙子濟南韓公以夏官郎奉璽書來會單于方

佩封號稱外藩無所事警因以其間繕邊飭堠簡卒蒐乘礪戈矛峙芻糗日兢兢爲備弗懈或曰時方弛塞得公之重坐而填之裕如也焉用過計公曰吾正憂其弛也而備之也夫扃鑰不可弛於戶縢閉不可弛於弓銜縻不可弛於馬捍禦不可弛於塞是以君子重有備焉事不孅舉不可謂備具不豫除不可謂備利不永賴不可謂備周爰而書之先事而戒之度久遠而詒之若是雖欲勿兢兢焉不可得也史王子聞之曰思深哉韓公之慮職也明其義而敬守之疆事不足圖矣異日者虜伺雲西塞唯狎我無備是以有右衛之圍圍之踰年而堠吏不舉烽鎮帥不傳檄部使不上變委之若遺矣則積靡所使然也

先皇帝赫然震怒督過諸將吏寘于理因以便宜屬襄毅公公固不難更始議設專官而爲之備無亦曰明形制勝使匈奴遠塞不敢近曰彼有人焉云爾籍第令蒞是官者狃便習媮一切以幸無事而備不加飭譬之于身人且譏是官爲贅疣爲駢拇徒增冗員而已何以恫伏虜使長佩封號稱外藩不我狎也且今之時與曩昔異矣曩時疆吏僨邊即不能逃責然猶踰年而後聞狀綜核亦稍疏焉

今天子英明不世出三歲遣部大臣核邊邊堅瑕毫髮不能蔽設疆吏一弗飭當不俟敵兵加意而殆辱旋至茲韓公所爲兢兢者哉無何韓公伐石表其署中謀紀諸大夫之蒞是官者徵記于余余遂書以歸之庸忠告于來哲庶幾哉原念本始祗服厥官無忘其所爲兢兢則豈雅永有譽於茲土社稷將終賴之矣

三關脩守記

三關故代句注林胡樓煩地全晉之門戶也自趙[illegible]塞以限匈奴秦漢遂因其阻列屯而爲之備迄今[illegible]

要害焉國初乘二祖撻伐之威虜氣積懾遠幕而不敢近塞者數十年即時小軼恃東勝雲中爲蔽關以內得用少紓追東勝既撤雲中卒再譁繇是外逼內攜而三關棘矣嘉靖間虜數闌入肅皇帝以爲憂用言者起平刑盡偏保築鄣八百餘里歲發內郡丁男戍更以萬數然猴望稍懈胡已復入闖忻代驚澤潞闚河東慮亡歲不繹騷至隆慶丁卯陷石州而荼毒愈甚蓋設防之難如此今天子即位用威德懷百蠻會虜酋方解辮奉盟保

塞比屬國乃深惟苞桑之計圖所以永持至寧則勑
疆吏亟因時而脩備焉維是三關之役自少保蒲坂
王公條上方畧而督府方公吳公鄭公相繼經始有
端矣踰四年而中丞高公寔受事至則按三路鄣塞
城堡以次當繕治者分授諸大夫畫鴈平起火燒梁
迄王野梁塞三十二里人言其土疏惡難築築之若
摶沙累碁不盈一時而敗公患之初試垣其一方不
利乃掘旁近山麓求石得石如砥者以咎量已求土
得赤埴如膏者以澤量則大喜曰事濟矣于是并前
所築而盡以石垣巖巖如也白草溝正峪北直朔馬
公計虜所嚮非厚其防不可即陘中繚重墉東其陘
而外增甃其子垣二十三丈有奇用遮虜使不得馳
而南甃二城北樓廣武增築土堡六古計砂澗福連
房大營屯黑圪塔中庄寧武起陽方口西迄小紅溝
塞八里又西築八利竟之尖山梁塞十里既成而公
視其東隅不稱復增築馮家梁塞二十里屬之王野
梁以綰寧鴈之界面陽方左右顧兩臂若畫一矣甃
三城陽方神池利民增築土堡一八角徧關起蕨菜
茆迄丫角山築壞垣八里西至老牛灣增築塞七十
二里又西因河爲垣起黑土墩迄唐家會十六里甃

八城老營偏關水泉馬站樓子灰溝五寨嵐縣而滑石澗堡與虜間一垣而居從壁上覘虜可數也公計土垣赤立非便并麓之與列城等以護烽堠之直河西者總計垣三路塞百六十里有奇率高二丈以上廣稱之傳垣而爲臺三百六十有奇樓櫓三百有奇廬舍二百五十有奇道橋水口一百三十有奇它若屬鎧甲厲戈矛斥屯田峙芻糗凡爲久遠計甚周而所請度支金裁十一萬有奇工增於初議而費則大省焉役始萬曆戊寅四月訖庚辰九月先後部署其役者鴈平則副使胡來貢僉事季遐齡叅將時爾直寧武則行太僕卿李采菲叅將陳天福岢嵐則叅政蕭大亨王璇副總兵趙崇璧叅將尹志莘李東暘遊擊王弼鄭尚金守備陳霞而下克咸厥勞云余惟天下之事當其未然常忸而亡備已然而備之常苦弗給此古今之通患也三關巖險聞天下勢固足以自完矧置塞以來代增其築雖隆之天何難哉乃異時席國家廣大取具扃鐍而已未嘗傳九泥封焉虜狡焉啓疆繇役始稍稍作然所備猶偏保一隅耳已更置鴈平再置寧武所備彌廣而力彌分于是悉全晉之賦竭蹷不能支矣辛丑之役靡大司農錢鉅億萬

更五中丞經畧之壓乃克完未幾復傾圮如故此豈獨土物弗良哉內困詘而外迫胡患倉皇補苴一切以幸苟完時亦不遑給耳賴天之靈皇靈鬯而邊逢寢公得與諸大夫雍容疆埸間揣堅瑕度疏密揮塵而畫封守之畧比計定而舉日月屢省躬課工而趣之周爰綢繆不令以絲髮之郤詒後人一何其整暇也卒不踰三載登登馮馮連八百里以爲固險若天設壯侔神造自有城郭溝池功未有及茲者焉非夫忠結主知功與時會焉能畢其猷慮而措置若此乎昔漢竟寧間呼韓入朝有司請罷塞候應策以爲不可班固氏稱其有遠見識微之明夫應爲乘塞計獨欲勿罷而已公乃今藉休士之便益脩其備設險於此而折衝於彼是邊際不復萌而繇役豫息也第如應言十年之外百歲之內猝有它變已非所虞豈憂更事哉獨虞後之人蒙安襲便弛封殖而忘成勞若作室家既勤垣墉乃罔塗塈將俾吾晉人不苦繇而苦虜庸知虜患未戢而苦繇終無已時也詩曰凡百君子莫不代匱言備之不可已也是用紀公之伐以垂來裔傳世保障之烈焉

陽和閱武場記

九邊之節鎮三而陽和特重以其地外直單于庭內護山西宣大諸軍控制倍難也鎮卒隸督府標下者三千人其分隸三鎮聽虎竹徵發暨土兵若戍士合之又數千人析左右兩營置裨將一人領之各以時勒習騎射春秋則督府都試其衆而課殿最焉自單于欵關奉貢職稱藩臣垂三十年邊城宴如士解甲釋戈以嬉足終歲不一涉行陳訓肄頗疎歲乙未少司馬懷棘王公奉

上簡命來總鎮師深惟外寧內憂時雖平警備不可一日弛總總勑諸將吏徹桑畜艾銷患未形而尤致核於軍實凡士卒冗浮戎馬罷駑器械朽鈍者悉簡汰振刷之軍容烝烝盛也明年春將舉振旅之禮于閱武場場在鎮西北二里許縱長不能三百步而橫闊有加旁近皆民田也公謂是不可馳馳則犯禾病民非便乃與陽和兵憲藩伯徐公謀規恢其制而屬郡倅王公董厥役割場之橫地易民田當縱者以拓縱之不足縱橫皆六百步繚以周垣外設濠塹內植以柳可于餘株四隅設烽臺臺有樓櫓遠候望闢東西南三門表以綽楔而轅門巋然特峻中央築臺高二丈餘建亭其上八窻玲瓏升而凭欄四顧山川城

郭形便要害歷歷在目臺之北有堂三楹其前有臺
申軍令處也前左列軍牙其直干霄是爲致禡用鉞
之所臺左右隅各亭三楹視堂稍儉以居中軍裨將
者堂後寢室五楹翼以軍廚掾舍其左右廡則材官
劍客直焉堂東西百步之外有射所六所各有監射
亭三楹并竈咸備汲爨便之經始于春二月秋而告
成適當治兵之期至日將校晨集表下公按行壁壘
躬援枹升武帳教以戰陳之法于時旗旆蔽空鼓鉦
鐃鐸雜以藜礮之聲殷震山谷材官銳卒騎而超乘
射而破的舞刀奪槊挾輒桀石之輩無不爭奏其技
所長而曹分耦進箕張翼舒衆而益整輕慓趫捷
而益馴終其事不譁不揚肅肅如也閱竟大發金
錢牛酒賞勞有差將吏以下莫不懽呼踴躍時單
于所遣貢使及諸夷禀約束至者從轅門外遥睇
之皆錯愕震怖驚以爲漢兵若風雷不敢迫視于
是公喜以爲士練可用使使徵記于余余惟原圃
具囿之闢武所從來矣而于郎之狩比蒲之蒐春
秋譏之不時不地故也若其君子務利民其小人
不伐其技休和輯陸則惟我晉之先公被廬綿上

之蹟稱焉公以春秋耀吾甲士時不違農地不害
稼先成民而後脩其教于兵兵玩作之以威既威
訓之以律是技擊之卒與節制之師合爲一軍也
其有晉先公之風烈乎然文公時僅僅出穀戍釋
宋圍一戰勝楚終悼公之世不過和諸戎俾爲不
侵不叛之臣無敢離邊如駒支所云而已公精神
渙汗不出壁壘步武間而聲靈赫濯逆折奸萌于
數千里外將盡四夷八蠻咸震壘之以佐宣
聖天子無競之威奚有于豢虜羈酋俯伏而懷恩
信者敢貳于軍吏以煩斧鉞本公欽欽之心不斷
于戰斷于備將所謂居安思危隱情以虞永持至
寧之長策哉後有率公之指脩公之業者張皇其
遺風餘烈數十百世猶將賴之蹟與天壤俱存可
焉公名世揚以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
直隸之廣平人徐公名三畏任丘人王公名某山
東壽光人

傳

王襄毅公傳

王襄毅公者晉之蒲坂人也諱崇古字學甫別號鑑川其先蓋河汾文中子之裔明初自河汾徙家蒲奕世載德語具王氏族譜中數傳而至素菴公配孫夫人舉三丈夫子公其季子也公生有異質年舞象即下帷發藻有雋聲嘉靖丁酉舉於鄉辛丑成進士甲辰除刑部主事歷郎署八年方嚴有執所治即豪右骫法馮貴介者所釋即貴介意所陰螫不便者巨璫變福縱其校人橫都市公訊而寘諸理福衛之令邏者日夜伺公無所得乃嘆服公清謹而教其衆曰毋犯王郎分宜相中貴溪以危法獄其公獨不署名徐文貞公賢之擬內補公而公固辭庚戌出守安慶以憂歸癸丑改汝寧大盜師尚詔跳梁梁楚間公計擒其渠魁盜以衰止伊庶人驕詔御史按問御史檄公會官雜治之公繩其左右令盡歸所侵田于民庶人奏誣公

肅皇帝不聽久之竟坐罪國除乙卯晉湖廣副使部署常鎮兵事以備倭常鎮有兵備自公始公至立海防條議躬擐甲冑出入清江柘林間殲島夷二百餘級再以憂歸起改陝西副使部署鄜延兵事葺險阨

廣屯種居三年虜不敢近塞辛酉晉叅政明年晉按察使秦邸人多恣睢爲奸利公語長史吾奉三尺治此輩奚難難者法及王耳王聞使使謝過邸中人皆股弁甲子晉河南右布政使關中士民至遮道泣送未幾簡爲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寧夏上秋防六事大築塞垣起花馬池蹠於平虜城金湯屹然公戒諸將毋畜家丁示私務均甘苦以一衆志衆皆感奮思用命虜寇清水營遣大將吳鵬擊走之又招降卜兒丈三百餘人虜憚公不敢窺西寧則東覬榆林公即提兵赴榆林援之虜聞風宵遁而忌者掩公功不錄公亦絕口不自明也在寧夏先後斬首虜二百五十餘級繕邊城三萬七千二百餘丈又乘暇引河水灌田以便民搆揆文書院以造士儁又彬彬起焉丁卯秩滿晉右副都御史巡撫如故冬晉兵部右侍郎總督陝西三邊首上強兵弱虜十事及延寧利病八事詔如議行不朞月旌旗壁壘皆改色虜闌入塞三公遣大將趙岢董一奎雷龍先後擊走之又遣龍等出大邊二百里擣其巢公心度虜且復入遣帥白允中伏兵靖虜衛擊破之虜嚄唶曰太師天神也自是相戒不敢輕生事而桑園賊聚衆鈔掠秦晉間公調

兵剿平之兩河以寧在陝西先後斬首虜七百二十級繕邊垣六百餘里築治城堡亭堠二千一百有奇功視寧夏倍多

莊皇帝嘉公功晉都察院右都御史兼侍郎總督如故庚午特詔公更督宣大山西疏陳六事備內郡杜紛議其最要云當是時虜酋十數而掩荅最爲雄桀我畔人趙全等亡入其部中自占古豐州地聚衆近數萬人屋居田作號曰板升歲導虜入寇邊境騷然中國懸上賞購之不能得也全等日重用事而虜日驁且易公新至率衆寇五堡嘗之公督兵血戰伏擊

矢中其渠酋虜敗走是秋公駐懷來而諜者言土蠻且寇薊詔趣公入關公曰東虜非糾西虜不深入今西偵虜無東意柰何先自擾乎已而虜果散去公還次左衛而把漢那吉者俺酋愛孫也以內郤挾其妻叩關請降公喜曰虜入吾彀矣乃受其降飛疏聞上朝議紛然謂不宜輕受開釁端公奏言絕虜甚易然策其不可絕有三虜愛孫投我殆天授非人力請厚撫而謹防之毋令與虜通虜來索則要以執全等爲贖策一有如虜恃兵強索則申嚴守備而示斧櫝於把漢以制其命策二又如棄把漢不顧我效漢人置

屬國居之使異日與俺酋嗣子抗衡自相敵策三疏入詔許公便宜而官把漢指揮使俺酋果不勝憂恚用全等謀召諸部兵分道入索公堅壁不戰伺虜懈縱奇兵分左右翼擊之別伏兵邀其歸路一日七戰皆捷虜酋兀愼者中創走虜始奪氣知把漢未易以戰索也則遣使來款曰還我孫誓不擾塞已又一使至曰還我孫願且保塞然殊無意執全等公計全等不得則邊患無已時乃整軍容出把漢示虜而把漢者已拖金紆緋意揚揚甚適公指謂虜使曰此杌上肉也

天子曲赦其死而又官之爾酋雖老悖獨無人心乎夫結怨中國重爾酋罪者寔繇全等此輩與把漢孰親爾何愛焉而不執以贖遂遣偏將軍田世威偕虜使往諭之具道公所以厚遇把漢狀俺酋感泣曰太師恩信如是敢不唯命誠許我款者願執畔內附世世稱外藩公爲請於朝虜果縛全等九人致塞下公亦遣把漢歸既獻俘

上大悅詔晉公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兼副都總督如故於是始議封貢而俺酋意獨以其所部盟公計他部未盡屬亦非完策乃使使趣俺酋令悉要諸部盟

然後奏于是自老把都以下永若邵卜哆囉土蠻諸酋皆傳檄而定辛未公乃會奏條上封貢八事廷臣初爭言不可其後或可或否獨執政韙公策面奏於講帷議乃決是夏勅封俺荅爲順義王各酋拜官有差公親詣弘賜堡宣布

上德威導諸夷羅拜奉表稱臣虜始知漢天子尊其貢馬歲五百有九市馬贏牛羊以十萬數而馬居強半陝西貢附宣大入市亦準宣大於是東抵漁陽西盡酒泉張掖九邊萬餘里皆寢燧醫兵公之策也禮成

天子祭告郊廟御正朝百官上表稱賀詔晉公太子太保尚書都御史如故仍留公總督計善後事而公乃設方畧以操縱諸酋如俺荅欲迎佛因教之杜殺端黃台吉欲敗盟因諜間其父子使自相角黃台吉失所部兵內困欲降陽撫之終拒不納其沉深多智類此而諸酋亦廩廩守羈馽亡敢奸約者壬申

今天子踐阼加公柱國癸酉

上念公久勞苦兵間詔公入協理京營戎政其在宣大先後斬首虜四十六級以款塞故戰功獨尠而繕邊城至一千六百餘里招降幾五千人墾田二十餘

萬畝內治犁然舉矣甲戌三貢禮成詔晉公少保太子太保尚書如故乙亥秋改刑部尚書傳御史應禎言事語侵故相江陵詔擬罪公曰朝廷置言官罪不言不罪敢言吾法官知守法耳具疏請宥御史忤旨切責御史竟論戍於是江陵忌公異已丁丑夏改兵部尚書一品秩且再滿而薊帥戚繼光賄結宮府勢傾中外心獨憚公求江陵爲解江陵益不便公嗾言官羣搆公去

上謂公有社稷功慰留至再而公疏三上不已乃允公致仕乘傳歸公身事

三聖遊敭中外幾四十年歷官十有九任其政績或以刑名或以吏治而大者在邊功

天子所以眷禮之極爲隆異誥封者五封一品三代者二璽書勞功者一益俸者二遣中官就第賜者二廕子爲錦衣世秩正千戶者一太學生者四諸驎緋銀幣之賚不可勝計公歸之五年以國慶益月廩歲隸又六年而虜酋擠力克襲其父黃台吉王封至是虜封凡三世每見中國使者來輒問公起居如何

上思公竭忠首事詔有司存問公時年未八十蓋特典也公里居十二年而薨訃聞

上震悼輟一日視朝詔贈公太保謚襄毅予祭九壇
遣中書舍人營兆域仍廕一子太學生始終被眷之
渥如此公豐頤偉幹儀觀顒昂望之若神明少時讀
蘇子祭李膺文至皇天后土鑒一生忠義之心輒慷
慨自負居常譚三晉人物深慕裴文忠文忠烈韓忠
定王恭襄之爲人旦欲跂而追蹤焉隆萬間蕭有楊
襄毅公與公先後爲督府本兵皆以安邊制虜顯迨
其終也易名竟與之符故元輔張文毅公爲公甥欵
貢議與贊公籌策執政間卒成公之志云公生平雖
在戎馬馹勤中不廢筆研爲文詞閎大莊嚴雅善詩
詩宗大曆以前所著有山堂諸稿及諸奏議若干卷
行於世子二長謙丁丑進士今爲職方郎孫六長之
楨爲錦衣衛都指揮僉事管衛事文武斌斌世其家
公天性孝友仁厚事在家乘可爲世範者甚夥非社
稷所以重故不書贊曰北狄爲中國患久矣以漢高
帝之威石畫之臣在左右而三十萬衆竟詘於冒頓
中行說一入虜終不能取而釋憾焉何其難也逮五
鳳甘露間呼韓邪國蹙而依漢漢奚制御之有我
成祖皇帝掃穴犁庭神武震朔漠一時策虜元勲名
勒燕然之石者相望而卒未能一抑虜首使稱臣臣

之乃自王襄毅公始當是時虜酋強於冐頓非有呼韓削弱之形而畔人聚族穹廬不啻百說乃公宣威布信馴之股掌之間卒使異類革心世奉朝請邊氓侯吏橐弓臥鼓而嬉者二紀於茲懿乎盛哉然公之始事固已難矣方虜騎雲翔塞下引領待詔書而輕才諷說之徒喻喻翁然各持偏指至比欵貢于和親歲幣之約所以揺之百端嚮非公忠義自許一心徇國無他顧烏能決策而建不世之勲有今日乎余邊人也被服公休澤習知公安邊境衛社稷之功特爲表而出之以副太常

贊

封少宗伯學士前雲中兵憲馮公像贊有引

仰斉馮公之舉進士也余忝同榜又同出大理游東先生之門公治兵雲中時余辱部末已久偕嗣君用韞宗伯游詞林契善也萬曆壬辰春余解官西來會公易水上公執余手躊躇不能別乃踰年公亦乞休歸歸三年卒矣追悼平生欷歔賈涕漬絮遺奠而聞宗伯焦毀過禮益復增悽適我三雲士民建祠祀公獲拜公像衣冠神采儼然生也因贊一詞用副祝史且慰宗伯

之永慕焉

偉哉人龍昂昂顒顒道與之貌天植其衷德充符而
粹盎氣配義以沉雄溢清揚于眉宇標頴銳于神鋒
垂素絲之華髮懸藻鑒之青瞳陂千頃以程度甲數
萬其蟠胸靜鎮定若峙嶽動迅厲如瀉烘望之秋凛
迫之春融介匪崖異和靡雷同片言而戢獷悍杯酒
而寢訛訌碎罔驚于佩玉踣弗問其乘驄齊得喪而
任化詎愛好之足鍾歸亡珠于市媪拯穿結于途窮
憐納隍而顰顧向卹卹有餘恫河無之而不潤棠所
菱以均穠摹衣冠而寫照秩俎豆于祠宮剡先靈之
陟降愛瞻睇其丰容洵不亡者之在茲兮夫何必悵
想于悲風

箴

六有箴

人心之官以思爲職操存舍亡無間可息一念不謹
貽之悔尤須臾少懈安肆日偷其惟君子克念作聖
無時無處不用其敬言出諸口惟心之聲匪言勿言
先民是程動措諸行惟義爲路規矩準繩靡愆于度
晝于物接非僻罔干進德脩業終日乾乾夜氣清明
退藏于密仰而思之會萬于一一息之暫爲時幾何

勿暴其氣保茲太和一瞬之際意象恍然以存虛明
正觀不遷脩此六者孳孳汲汲有事不忘是爲時習
聲律身度與道爲依晝夜瞬息而無停機緝熙不已
篤實光輝習久若性聖賢同歸

銘

鍾硯

孰鑄爾形含章可貞以文致平濯濯厥聲

鼎硯

惟玄惟默象帝之先安汝止永不遷

玉硯

追琢其質溫潤而粟君子比德

陶硯

爾形何常陶艮則艮愼所業之何用不臧

又硯銘十

窈兮冥兮其中有精敷賁帝制天下文明
既雕既琢未離其樸皇頡往矣我思緬邈
龍尾鳳咮天錫貞符炳靈洛範叶瑞河圖
懷瑾握瑜竹素與俱俾爾供奉承明石渠
漱潤含芳封於石鄉臣哉隣哉翊我文昌
卷石勺水具體山河乾旋坤轉仁漸義摩

坎不盈艮其止日監茲左右史
近朱則赤近墨則黑慎所染之恒以一德
含德之厚磨而不磷剛健中正輝光日新
直以方至靜而有常壽考無疆

琴銘

審其音會其意歌南薰天下治
羲桐軒絲堯摶舜拊秩秩德音紹徽千古
玩豈絲桐調非山水宣豫萬邦清和咸理

以上俱應制

復宿山房集卷之二十一終

復宿山房集卷之二十二

山陰對南王家屏著

碑

督府郜公撫禦東虜碑

匈奴五單于自
莊皇帝時業交臂內首佩封號比屬國今
天子冲齡踐阼倚任忠謀益務申威信羈縻其衆弗
絕于是傾大漠以北無慮盡鳥獸馴而俺酋戴
上天覆之恩憬悔彌切則請徙幕而西游祁連青海
間求休屠王金人禮之迎其弟子以歸會套虜卜失

兎諸部新讐于兎刺欲藉東虜釋憾因數使使風俺
酋勝兵自從俺酋乃發其部三十萬衆以行時萬曆
丁丑秋九月也事聞
天子重絶虜好不能勿許而又慮且中禍西垂乃咨
廷臣求可制陜以西諸邊者廷臣咸謂無踰郜公于
是公以大中丞受鉞往至之日下符諸鎮內務固封
守保聚自完而外則分部營壘揚旌植戈以見武備
又時遣諜入虜詗虜情僞即虜一搖首頓足靡不逆
知狀虜爲以爲神虜既至張掖以馬市請公遣人諭
之曰此非市所也必欲市者當奏罷宣大市宣大市
不可罷此市終不可開虜又請茶市公曰番之茶市
猶若馬市也番不得易馬若安得獨易茶虜大慙沮
徐曰慮歸而乏食耳公曰即歸而乏食以少畜相易
宜可給正不必奸市約也已又請西出嘉峪關以要
哈密公曰兹關
天子所封人臣安得擅啓啓之而諸番不肯聽且生
得失若豈有利焉虜領謝自是不敢復言出關居歲
餘俺酋鬱鬱不得意而譯使及諸沙門多受公指勸
之東歸者酋歸意始決則已卯秋八月也酋既發海
上而卜失兎陰糺衆待之於黃草灘欲復留與計事

公知其謀遣使由間道導酋出鎮羌用離絶其交而身自提師趨皐蘭竟上以防它變酋得無留行行抵寧夏赤木口口直鎮西門從此徑鎮之北郛循横城入套可近四五百里公筴虜必闚之道乃預檄鎮決漢唐兩壩水注郊原令瀰澮盡滿虜至果欲内走公使使遮問虜若嚮從何方來乃令自謬縱不遵太師約獨不畏朝廷禁乎且前水澤深者沒牛馬若能乘橇而濟惟若所之耳虜勒騎躑躅者久之竟引去踰賀蘭山北從故道還而卜失兎諸夷亦各喙息就茶西垂用寧狀奏

上大嘉悅即日降璽書馳勞公軍門晉俸一級撫臺侯公羅公而下勞賜有差寔大夫陳君某解君某金建節從公躬睹公撫禦之蹟謂不可無紀則交書抵余使記其事余嘗考覽史冊叙西北疆事類侈談空庭絶漠之勲而不及撫豈以虜性鷙悍非撫所能下耶抑戰之所爲用易見而撫之所爲用難知也匈奴奉關市約九年於兹諸將即畫疆而守猶不能以一日忘欽欽對壘之心而俺酋自東徂西灕然止清海上二年彼其外託於和而陰挾其鷙徵牢假道慮無不得所欲乃公提尺一塵尾左麾而右卻之求市則

申市約叩關即申關禁鎮定如泰嶽而應變若轉丸卒之一鏃不遺而過數十萬師於枕席茲其功豈在空庭絶漠下耶昔孔子作春秋褒齊桓之績嘉其師強而用之以律敵服而下之以禮爲近於王者之事公席全陜廣大背城借一所乏非兵而能不輕用其勝節制正同至逆計曲防建威於此而折衝於彼務爲不可勝則齊桓讓烈矣不然藉口於撫而棄險不守是鄭虎牢之耻也撫之不適而輕以一矢相加是楚巢門之釁也然則撫豈易言哉余特表而出之以附於春秋之義用告後之司疆者

贈光祿大夫少保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沈翁暨配一品夫人洪氏神道碑

萬曆辛丑冬十月冊建

皇太子禮成中外臣民咸懽謳忭舞頌

主上之英斷而歸元輔定策之功云蓋儲議之積紛數年矣元輔秉政纔旬月力賛大策遂定元良之位而維宗社萬年之安厥功良茂有詔褒叙元輔忠勞晉秩加兼太子太傅進建極殿自曾王父而下皆寻之誥命于是慕間先生得贈光祿大夫少保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而配洪爲一品夫人

某小子因憶先生之卽世也辱元輔之命徵文志其藏適罷歸田間伏而省譽者十載迄逋其役至今頃

徵

主上曠恩及於寬政然後乃克檢狀而詮次其語副隧道之銘焉先生姓沈氏諱仁佶字允成別號慕閒居士世爲鄞望族在宋太學博士俊禮部郎悅泰州守豐寧陽簿澄皆用明經顯三傳而入我明永寧文玘特豪於閭士大夫多慕與之交文玘生宗義宗義生靜菴翁元瑞敦行善堂代里人輸租破亡其貲無慍色里人稱爲佛子配朱氏禱於嶽生先生少業儒會喪毋遺同產兄弟六人念家中落食指繁則廢書去操家秉以紆靜菴翁之累安其心長娶同邑洪公季女當歸預揭栁仲塗家戒於座隅曰無俾異姓傷骨肉恩也乃夫人入而梱以內更雍睦無間言治靜菴翁喪形家爲卜地而私叩先生所欲先生曰吾何欲所欲惟昆季平耳人謂先生一言而推以予弟者甚厚已當愈多矣族弟詐毛吏目金亡走毛索之急其父毋恇懼雉經宗人訟之官當毛死罪先生抗言亡賴子沒賂以禍其親死有餘僇乃遷禍他人哉官用是釋毛而服先生長者先生卽業儒未究然喜讀

書於詩喜曰太傅於莊子喜成玄英疏尤篤好老氏之言隆慶戊辰元輔成進士迎先生京邸日焚香坐一室諷南華經其中於世味泊如也或邀之遊辭曰九垓一榻耳僕僕山林與僕僕城市何異卒弗往萬曆改元封翰林檢討時年甫七十遽謀丘首歸歸而揵關却埽足不及公府自一賓郡鄉飲謝不再出徵喜酒間獨酌酌客稍醺陶陶然適也壬午進封中允元輔方執經侍

上講幄圖歸爲先生脩八十觴事先生遣伯子來諭止之無何會典成進封太子賓客吏部左侍郎兼侍讀學士而貤贈靜菴翁如其封值元輔謁告歸奉策書於庭先生大喜曰吾不意今日得霑國恩以逮吾親而躬睹三世之榮於吾足矣已丑召再起元輔於家先生再趣之北而元輔堅請留侍奉先生日湖之新宅居焉自是每月朔集里黨高年爲會斷葷茹素奏梵諷佛經以爲常居凡三閱歲病滯下不起訃聞詔賜祭葬有加禮既終喪

上簡眷舊學以甲午起元輔大宗伯東閣大學士入閣參機務丙申加太子少保文淵閣尋加太子太保改戶部尚書進武英殿已加少保改吏部尚書蓋五

遷而位上公每遷輒得誥贈先生上逮曾王父先生而在喜可知已先生廣額脩髯色澤玉潤望之翛然若仙性恬愉子易自童丱所與共朝夕者未嘗聞其有厲聲人臧否辨若黑白而周容汎愛曠無町畦事至可不可無特執至筴其後當成敗不爽一二自奉甚約而賙恤姻族不言貧攝生甚完而視死如歸不怛化於彌留之際非夫見道之徹和以天倪神全而累釋者烏能如此乎洪夫人歸先生而食貧早夜拮据而精敏足智能資有贍無取辦倉卒翁嫁女亡裝謀鬻田爲具輟食而嘆夫人諗知狀亟請於洪公曰兒聞新婦入門而鬻產不祥翁嫁小姑兒不忍其鬻產也幸大人予兒田未受請得受直以佐翁之急若何洪公以女爲賢數饋遺之先生因得嫁妹昏二弟以孝友聞里中毛吏目之釋也宗人率衆持白梃來責狀夫人欲說折之則匿先生而身自委蛇前謝曰翁憑怒者何難生有繇讐他人不勝乃遷之同室耶宗人語塞第索酒飲衆復拒之曰翁欲飲者宜俟異日以好來今固未遑也衆愧屈散去其治家先生澹於營而夫人佐之以纖嗇訓課諸子先生寬於督而夫人操之以矜嚴蓋元輔既貴先生數勉之清白曰

其努力報明主夫人則曰兒所以至此由爾祖爾父厚德積然無自爾而薄元輔奉斯言也以克兢兢忠孝之大節皭然爲世程則兩尊人寔勗之按狀兩尊人甚敬祠而崇釋老原所以自脩持者出世法而以世間法勗其子豈推以治天下者道之緒餘乎漢留侯之計畫平陽之規隨其術大氐宗老氏而默收羽翼之功饗天下以寧一之福然猶受書圯上延訪膠西孰與近而得諸家庭之間者眞也謨謀靚密不動顏色而定萬世策若轉圜宮府穆清寰宇蒸黎咸以康乂以方漢二相皆本於道德之旨而元輔之淵源深遠矣元輔嘗推先生所欲論著注老莊通其說曰孔子之道中老子之道厚中可以治天下國家而厚乃合天先生深當於心也曰是余之志也夫雖然吾猶有屬於子夫甚愛大費多藏厚亡凡損不足奉有餘皆天之所惡而葬爲甚吾願吾死竹簪楮襪布衣掩形襲以章服其可也尺帛寸錦金銀銅錫之屬毫不可溷吾藏違則比於不孝元輔以是葬兩尊人皆從其志無所隃遂著爲沈氏家法先生生弘治癸亥三月五日辛萬曆辛卯十月十六日壽八十有九夫人生正德丁卯九月二十日卒萬曆乙亥十一月十

八日壽六十有九子男五人一初儒官配夏氏一經
益府典儀正配朱氏繼王氏一貫即元輔配張氏封
夫人累贈一品夫人一言配嚴氏早卒一本德府典
儀正配陳氏女二長適儀封尉聞友直次適庠生章
烇孫男泰始鴻臚序班泰鴻尚寶司丞泰濩庠生泰
潤泰泳泰藩泰濂泰　孫女五人曾孫男延年延齡
俱庠生延賞延禧曾孫女二玄孫男光宅先生之仲
弟仁佾以子大參一中貴族兄熺以子方伯九疇貴
金受封與先生年德參茂而子姓金多且賢所以張
沈氏而光大之固隆隆未艾也猗與盛哉系之銘曰

浙東世家湖西仁里族蕃以昌曰惟沈氏祈靈介丘
明神歆只誕生鉅人夙敦倫紀志亢由夷行模曾史
栁開格言薛包懿軌分寧讓多福無獨美心平若衡
味淡如水慈儉謙冲與道爲體燕處超然內德象指
譬璠合璵猶蘅襲苞素範清規式穀令子爲世儒宗
結知宸扆簡自經幃荐躋端揆始贊垂裳化諧調七
在宥萬方登閎上理帝曰良哉朕所毗倚陶皐鑄夔
允資佑啓封冊褒章煌煌綸璽伉儷偕榮九原色喜
芝溪之湄堂坊欝起瑞靄龍蓯虹紆霞委我銘其阡
豐碑屹峙過者式旃高山仰止

嘉議大夫吏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贈禮
部尚書盛公神道碑

少宰潼關盛公以翰學侍
上講幄兼副正史總裁值毋喪解官歸踰年感積哀
而病以萬曆乙未七月十二日卒於里第訃聞
上悼念講讀之勞詔所司加祭一壇給水衡錢營葬
贈官禮部尚書廕一子國子生金異數也葬有日公
冢嗣以達奉大冢宰孫公狀抵余山中屬紀公隧道
之石余與公同官詞林以職事相從久雅相善也即
不斐其何敢辭公諱訥字敏叔號鳳岡其先鳳陽定
遠人六世祖聚杖策從
高皇帝行軍有功領元帥事用敢戰歿於陣子瑄補
燕山護衛旗校從
文皇帝討乃卜花尋以靖難功陞府軍衛指揮同知
永樂二年徙潼關衛家焉瑄生斌斌生珍以功陞世
指揮使珍生禹功陞都指揮僉事禹生德是爲公父
以公貴累進昭武上輕車都尉初配彭贈淑人生子
愈謙南京前府署都督僉事愈讓武舉官繼配劉氏
封太淑人寔生公公方姙有異兆都尉公喜曰天其
有意振吾宗俾以儒顯乎已而公生娟秀聰穎八歲

即能屬文年十四補衛學弟子員聞鄉先生馬文莊
公講業華山之青柯坪負笈往從之游文莊公見而
器之教使學先秦兩漢之文遂以弱冠舉壬子省試
聲譽籍甚顧屢上春官不第仍即青柯坪下帷發憤
前後幾二十年以辛未成進士選庶吉士人謂不愧
文莊公弟子焉癸酉授翰林編脩值大慶覃恩都尉
公得進階昭毅乞歸省墓武弁以爲榮乙亥還京教
中貴人書明年充會典纂脩官丁丑
世廟實錄成以參對勞蒙賜白金文綺戊寅奉命册
封蜀藩庚辰分校禮闈辛巳充起居館編纂官管

理文官誥勑癸未陞侍讀請假奉毋還里踰年復職
丙戌春再分校禮闈其秋充武舉會試主考當遷宮
諭以避父諱就司經局洗馬管國子監司業事校刊
十三經註疏是年復迎毋如京丁亥補經筵講官會
典成陞俸一級已陞右春坊右庶子兼侍讀充纂脩
玉牒官戊子主順天鄉試尋轉左署翰林院篆以滿
績授奉議大夫而都尉公得進階昭武兩毋贈封皆
淑人庚寅冬陞國子監祭酒尋轉詹事府少詹事兼
侍讀學士補日講官辛卯陞詹事署翰篆壬辰春副
大學士陳公爲會試主考秋陞禮部右侍郎兼攝詹

翰事癸巳改吏部右侍郎兼官如故甲午克正史副總裁無何丁毋艱上賜之祭葬如例將行復賚以道里費命乘傳去行未數舍配楊宜人又卒歸竟以哀殞傷哉公天性仁孝自爲童子時一草木萌蘖不忍殘年十七洛南盜起都尉公奉檄剿捕力戰遇害公誓不與賊俱生叩請當道發兵殲賊號泣累日勺水不入口當道憐之爲發卒捕賊賊衆就擒乃已劉太淑人嚴稍不色喜輒率婦子伏地叩請過所以婉解之百端病則籲天斬以身代歿而匍匐苦凶閒即病不更其處也都尉公所遺產僅取饘粥之田若干畝餘悉推以讓二兄與人處色溫氣和曾無崖岸而中確然有執耻隨俗俯仰其取予致嚴一介而睦族敦舊惟恐不周若撫舅氏遺孤全闔戶侯世爵施恩不報金人所難在翰林湛靜寡交特究心當時之務自國家典章以及星曆堪輿諸書靡不綜覽有得輒錄以成帙所輯有玉堂日紀聞見漫錄經書發紀各若干卷歷任詹翰有考應制代言有編著作爛焉甚富其在講筵務積誠儲悃感悟聖聰而進止有儀不失尺寸

上每改容聽焉造士國學首教人收攝此心隨處體

驗謂方寸一定百事可爲次教以治事明經歌詩習
字因材陶冶人謂有涇野先生之遺風焉歷典試事
矢心公明至窮日夜之力品題甲乙所收士彬彬稱
盛戊子徹棘同事者横被誣詆公獨不染於詞比佐
銓曹與太宰餘姚陳公共圖杜請謁塞邪枉之實即
公子以達監滿撥歷亦從衆探筴於堂人以是益服
其公封倭之議聚訟盈庭公抗言倭不退而求款恐
非情實宜控守要害調度兵糧爲自治計虛內事外
舍巳耘人未見其便衆以爲石畫嗟乎世特患無深
識遠慮之臣爲國家決疑定難銷禍於未形耳以公

粹白之衷虛明之識使得謨謀密勿大猷可計日而
升而不及相以歿人之云亡此君子所以痛心於殄
瘁也然公久侍講席屢典文衡其輔德也專其歛才
也徧論公計効乃在不聞不見之中要非一手一足
之烈即不相過人相業遠矣始公讀書青柯坪近嶽
神之寥陽洞同學子偶因諧謔昏仆地公爲致禱俄
見光曜如月砰轟至舍同學子頓蘇問之云見白衣
道人焉乃公之卒也其夕光曜復見如曩時豈公之
精神固通於華嶽之靈爽乎詩崧高所稱不虛矣公
生癸巳七月十八日距卒得壽六十有三配張氏累

贈宜人繼喬氏封孺人楊氏封宜人金有淑德載公所爲誌中子四人以達選貢生婦孫氏以弘鄉進士婦馬氏以威婦黎氏繼關氏以貞幼女二長適庠生許茂椿次適指揮同知陶夢楨孫男一　孫女二系之銘曰開國元戎世侯關輔六葉興賢以文濟武河馬呈圖岐鳳翽羽涵泳聖涯翺翔藝圃藜閣嚴宥花磚卓午業篋縹緗猷宣粉黼壁水春風菁莪化雨薪爇羣材可梁可柱納誨青蒲談經白虎道契宸衷澤流寰宇舟楫鹽梅腹心肱股鼎望彌隆輿情延佇天未欲平公喪其母甫郎苦廬溘游化府孰謂公亡有秩斯祜燕及後昆蟬聯圭組賜兆峩峩封若坊斧載德豐碑永輝千古

陝西平凉府同知贈通議大夫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于公神道碑

某嘗攷漢經學名家大抵多齊魯間諸儒本其人生先聖之鄉師承所由來遠宜精其業惜世主未能詳延以究其用高者郎次屢掌故補郡屬而已惟韋平父子頗稱尊顯論者又以不任少之儒效何寥寥也乃今觀于冊川先生經術治效爛焉垂顯世之烈殆齊魯名家卓然可述者焉某不及侍先生而獲從宗

伯公後以年家子習先生辱命紀其隧道之碑因不敢辭先生姓于氏諱毗字子珍號冊川其先自文登徙東阿四世而有翠峯翁時是爲先生父先生生有異質十歲能文章受學邑中丞劉公劉奇之字以兄女年十三督學姜公試其藝冠巳雜他郡士試之又冠大見稱賞餼之學宮一時目爲神童云嘉靖戊子領鄉薦五上春官以太夫人老謁選許州迎侍于官二年癸卯奉其喪還服除補靜寧州滿三年遷平凉貳守又三年壬子大府奏其治最表守慶陽時先生年纔壯仕業倦官其冬聞子愼言舉於鄉遂決志歸

歸十年見宗伯公偕計以其年卒是爲嘉靖壬戌十月十七日得年五十有七其後六年爲隆慶戊辰宗伯公成進士又二十年誥贈先生如宗伯公官而配劉爲淑人始先生少儁富文學人以公輔期之而竟詘於一第官又不售至是乃榮其褒命謂有天道焉先生學靡所不綜尤諳法比遇事剸剖無停機而志念惻然諸可扞蔽其民若生養教導慮無不瘼身圖之初任許劇郡苦黠吏舞文先生躬檢簿牒杜塞穴竇一切聽斷手傳爰書示吏吏咋舌歛服部使以爲能數移所不決獄於郡而旁近民有寃事復多就先

生質成者臨潁杜給事桐橫里中殺十數人臺察索之不出急則以兵拒吏先生從容說桐公不幸詿誤亟出自明事宜解不則扞罔以實讐口是激之索也桐悟自東詣臺獄果得結治靜寧一如治許時而平涼即靜寧大府地接邠隴多疆事韓藩宗屬更驕恣不馴傲睨守丞干溷無虛日先生時奉檄出按塞核邊堅瑕將吏功過若番夷茶馬登耗之額常一日夜兼數舍任其勞比還攝郡而宗人絡繹至先生第延坐堂之東偏曰適冗願少留則命吏引繫者十數輩上須臾決遣都盡然後就客所欲言客皆悚服去

不復來他日以宗祿不給羣擁別駕陳閉之邸中困甚先生往風諸宗壯哉王孫能繫天子吏吏誰敢復求仕韓者語未畢其長年惶恐爲子弟謝過陳乃得釋大猾高良籍清平萬安苑田獻韓王而陰擅其利苑民愬之監司屬吏捕治匿王所不能得移先生勘狀乃單車入山谷按視田詳訶苑民若安得妄言此二苑地豈一夫所能據耶笞而遣之欲以致良良果來見因敕健卒縛而逮之以行其徒挾刃遮道謀篡取使吏叱之曰良有罪不至死若等所爲乃更浮於良寧良良不畏死乎其徒皆棄良走而韓王使使齎

書幣求解先生反其幣謝不得專于是苑田復歸於民許城惡先生計脩之增其墉若干尺而引潩水注湟中繚以長堤沿堤植柳可二萬餘株迄工民不知費無何大盜師尚詔嘯薄城下環視險阻不敢偪徑去及之靜寧城無池復穿渠導溪水注之城益固民恃無恐先生之初至靜寧也歲祲道殣相望爲請賑於臺省不許計再請後時輒以便宜發廩貸饑民而自劾請罪且條備荒十事上之臺省益賢先生以爲盡心於民也時饑民夫婦有棄兒負毋行乞者先生憐之旌以金帛命鼓樂導行衢市而出獄所繫不孝子負械以從觀者咸咨嗟感動許有受禪臺故址即其地祠魏文帝丕先生曰丕漢賊也生固當討之而歿祀之乎則爲文數其罪沈其像於河更祠漢壽亭侯以侯嘗別操於此祠之宜宋名將劉琦吳玠兄弟皆靜寧人未有祀先生葺城東息肩亭祠之曰以此表忠烈勸一方之爲將帥者又嘗新許昌之西湖書院增置齋舍以課生儒闢靜寧之官園刱演武場以校武士彬彬多所成就焉蓋先生之爲人矜慎好禮內行慎脩諸兄落魄奉贍之急於身兄所遺稚子女無依撫育婚嫁之急於子平生不問家人產而作吏

廉罷歸布衣蔬食泊然有以自娛與人處即至少賤不衣冠不見里有嚚墓田於先生者已而謀徙其墓求嚚先生止之曰爲人子不能守父母之一坯土乎予之直存其墓而誡畊者謹護之長厚如此劉淑人慈惠儉勤持家訓子具有檢式兼通書史嫺辭翰與先生媲德自有傳子男五愼動儒士愼思庠生愼言舉人愼行今爲禮部尚書俱淑人出愼由貳室黎氏出女二長適都督僉事侯之胄次適李文蘭所著有冊川集六卷烟屬姓氏詳志中茲不具載世恒言儒者不習爲吏而乃先生治郡伏宿猾豪宗若振落法家固所不如及全赤子於兵荒中漸摩勸誘之能使其民樂生向化居則見愛去則見思行過其鄉望廬下拜即擢上第官窮階者能有此事效否耶宗伯公方紹明緒業襄閣太平焯爍翼猷當與表海迎郊同垂聲乎天壤何論漢諸儒名家哉系之銘曰有偉儒宗夙則儁望器則天成神疑嶽降淵奇資穎揚馬才雄五行金下四韻兼工弱冠觀光公車待對詎厭承明重闈護背爲親而仕祿不蘄豐一麾作守三釜聊供虎竹再分熊幡半刺令布颷馳惠霑雨施刀筆宿猾衣冠巨逋鼠塞穴竇雜拔根株彊宗雅盱轅轢守倅

談噱雍容批　紛挫銳厥或兼併豪據上腴王宮保藏
虎而負嵎尺　組成擒一卒之力破柱讓威歸田比績
實墉實壑我倉我庾壯於金湯活此溝渠寇莫敢攖
饑而不害民幸更生功垂永賴彼丕漢賊血食非宜
淫祠立撤遊魂長祓更祠忠賢曰褒節義爰妥英靈
用作士氣激揚彰闡風教是崇青衿講藝袨服除戎
化洽俗淳家尸人祝遺愛春融棠陰黍谷最書數奏
朱祓方來有懷三逕曰余歸哉四壁屢空一經貽哲
軼韋跨平陶獲鑄鬲令猷敷賁褒冊疏榮恩逾三錫
寵冠羣卿慶祚明昌表章未艾紀德豐碑千秋如在

資善大夫南京兵部尚書贈太子少保郝公神道
碑

余嘗嘉慕古社稷臣求其人當世而不多見見今大
司馬郝公焉公沉毅有識畧歷官中外四十年孳孳
國家之急殫精畢力以奉一人曾不以誹譽險夷爲
勸阻用肩荷鉅重匡濟艱危光輔三朝忠勤一節所
謂社稷臣非耶而傷哉已矣訃聞
天子愍之賜諭祭二壇遣官治葬贈太子少保廕一
子國子生踰年公嗣洛圖等持胡進士世廕所爲狀
屬余銘其隧道之石余爲之欷歔憤涕軫云亡之悲

而不能自已也何忍辭公諱杰字彥輔號少泉其先山西交城人元御史中丞天挺之裔也入我明諱鳳舉者仕長蘆運判生旺旺生文達始占籍蔚州以季子溫泉公銘貴贈如其官溫泉公舉鄉試尹衡水任丘二邑擢福建道監察御史按滇南所至有聲配李太恭人生二子長本次即公少穎敏能文章爲朔埜尹公所賞識嘉靖壬子督學新城王灤川先生試其秩儁拔首諸生遂以其秋魁省闈丙辰成進士授行人辛酉選補御史遣視三關一踵溫泉公之跡人以爲奇癸亥按貴州丁溫泉公憂歸丙寅服除補河南道按順天人掌京畿道監戊辰試事會新鄭高公拱再相以公嘗露章斥其器量不堪端授將借考功法中之公知不容請遷葬去壬申新鄭罷起公原官復爲柄臣所忌出爲陝西憲副滿考得受誥命贈封父母丙子遷江西叅政改山東丁母憂歸庚辰服除陞浙江按察使兩定兵民之變轉陝西右布政將行兵民遮道泣留車枳不得發居一歲轉山東左忌者引浙變論鐫一級乙酉起遼東苑寺卿兵備海蓋督撫上言兵備重官也以冏卿兼之兵備輕以材臣處其地材臣復輕是兩負也議改公山東叅政兼苑寺卿

苑卿之重始此尋以勞績賜金晉按察使已丑拜都
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遼東其年虜十餘萬騎入寧
前公督輕騎擊走之明年春虜悉衆犯遼陽公督諸
將追出塞斬首虜三百八十餘級鹵獲器畜以千計
捷聞詔賜白金文綺蔭一子國子生其冬虜二十萬
騎入河東分遣諸將禦之斬首虜百奪所掠人畜以
還辛卯春虜約東西部謀大入公遣副將李平胡及
其未發合諸將兵出鎮虜臺掩擊之斬首虜二百七
十有奇輜重稱是在遼三年繕完脩城扞防之備甚
設前後條議邊事以十數皆安攘大計力能措諸事

理解游刃有餘浙江公課最詔晉副都御史賜白金
軍中刃脅之公間變侍郎兼僉都御史總督薊遼無
吳公獲全無何杭民戎政以抗議倭事不合徙南京
搆惡少夜縱火燔掠歸捷關謝客葺圃結廬雜植花
兵燹中走衛直指而如也戊戌用薦起南京工部尚
日僇其魁衆乃復戢務募兵補伍軍容改觀而是時
諜知其情部署諸將公復兼攝他曹篆稟畫旁午竟
應指揮靡不以全收兩乞骸不許萬曆庚子八月十
平胡矜勝僨師與怯壽七十有一易稱匪躬詩言盡
掩以是諸將憚公爭志既槩始進盟心精白期不爲勢

犒賞務豐儲峙務裕一無所受按部關輔擿發姦貪撫臣顧公嘗慮軍餉祲痛裁供億爲諸部使先且檄歛散而操其贏謂之饑民用甦虜闌入昌黎糺將吏者遂欲借抵苑寺馬邊人快之中璫採兎寶抵踐稼寺軍且立槁格不從揚忠愍公繼盛以擊相嵩不勝朝鮮之難徵調兵餉賜額曰旌忠時公方効新鄭爲宜議與本兵石公左志云官臺察十年操三尺凜凜也再起留曹計安根止宿公署中竿牘無敢及門者城房號錢中貴欲取牘業委憲長屬公鈎校旬月而之恐城中民閧然動屈毅然受事即所治盤錯斧斷

效非襲嶽言閱臣覈兵以減餉譟羣擁撫臺吳公於文綺壬辰晉兵部右疾馳而前諭以利害悍卒歛戢何晉右都御史入理以火甲偏累控狀直指不得伸戶部尚書移疾歸既公署及貴豪家闤闠洶洶公於竹讀書鼓琴其中洎陰勒營卒捕爲亂者收繫獄明書尋改兵部參賛機其塡遼務遠斥堠虜近塞輒先留都大僚虛席過半宿勁兵以待虜入互爲犄角動以積勞感暑濕病欬勝者苟違節制雖驍敢戰如李七日斃於位距生得懦逗遛者同簿問功罪不以相猝公也以之公夙負出死力自効蒐簡卒乘務精而

賄移兩使親藩饋遺司農議損度支金力持不可前墨吏聞風股慄歲大不時給用馬市貨本爲毋以時郡邑各以方畧佐賑子銀久寢羨溢積且十餘萬議之不設備者寘於法價公言設法恤軍而奪以予苑擾民疏陳其害罷去遼至今賴其利焉倭釁起首急死爲請建祠祀之得數道並發比還朝獨謂封貢非所銜因表忠愍以見其後事僨而朝紳服公之先見每朝下或行部還輒本奏裁殿帷浮費以萬計而都又優幹局刷卷時宿以內供公謂此錢自有經費取畢出爲監司衆爲公搓力爭得免漕船舊皆雇役而運官欲抽丁領之計當破皆產者萬餘家亦以公講析而罷都人翕翕感頌焉嗟乎以公之才使天假之年世平則襄泰猷時危則戡亂畧緩急足賴稱爲社稷臣不虛耳乃施用未究而殞苟偃意在卒事史魚不忘諫君忠臣憂國之心即九原能遽瞑乎哉狀又言公事親孝居家理終其身室無姬媵兄偶東公早世敬嫂如母訓姪洲舉於鄉女兄弟嬰若孀居者時共給其困乏如外府里居介靖無一刺干有司而小弱沉冤或曲爲申救宦轍所至推轂賢士大夫頗多而深厚不伐未嘗沾沾然自爲德而急人知也他懿

美質行多類此不具述述其大者配吳封恭人先公四年卒自有誌子男四伯濂叔泮俱庠生先卒仲洛圖季洛書金以公廕入太學婦皆名族女女三長適叅將章接次適副將邵光祖次許聘余子湛初孫男孫女二將以辛丑九月十二日葬城東辛家莊賜兆啓吳恭人窆合焉禮也銘曰法星煌煌自遠有耀度井歷叅降精於趙世發其祥生賢清邵東京諸楊上黨二鮑隼射高墉豺驅當道力振臺綱風稜惟肖攬轡旬宣靡國不到威凜冬凄惠敷春燠脫巾寢兖揭竿戢戣受鉞塡遼提師萬竈士厲精疆廩裁浮耗烽羽晨傳檄槍夕掃海波沸騰焦勞徵調趣師合援抗議主劓識炳著龜乃或枘鑿左券既符蒲輪遄召八座三躋秉樞彌要鼎鎮周南棟隆高廟根本維安都人抃蹈巖石具瞻春秋未耄哲人其萎昊天不吊帝曰鞠哉禮宜加勞爰勑所司秩邊營兆郡城之東厥壤惟奥大隧豐碑鴻名顯號勗哉後昆弓裘永紹

贈通政司通政使田公神道碑銘

不佞某少侍先君竊闚先君所與游金當時知名士而尤好應之田先生每稱先生之經行克世其家也先生殁子通政君應芳藻譽籍甚不佞某辱與爲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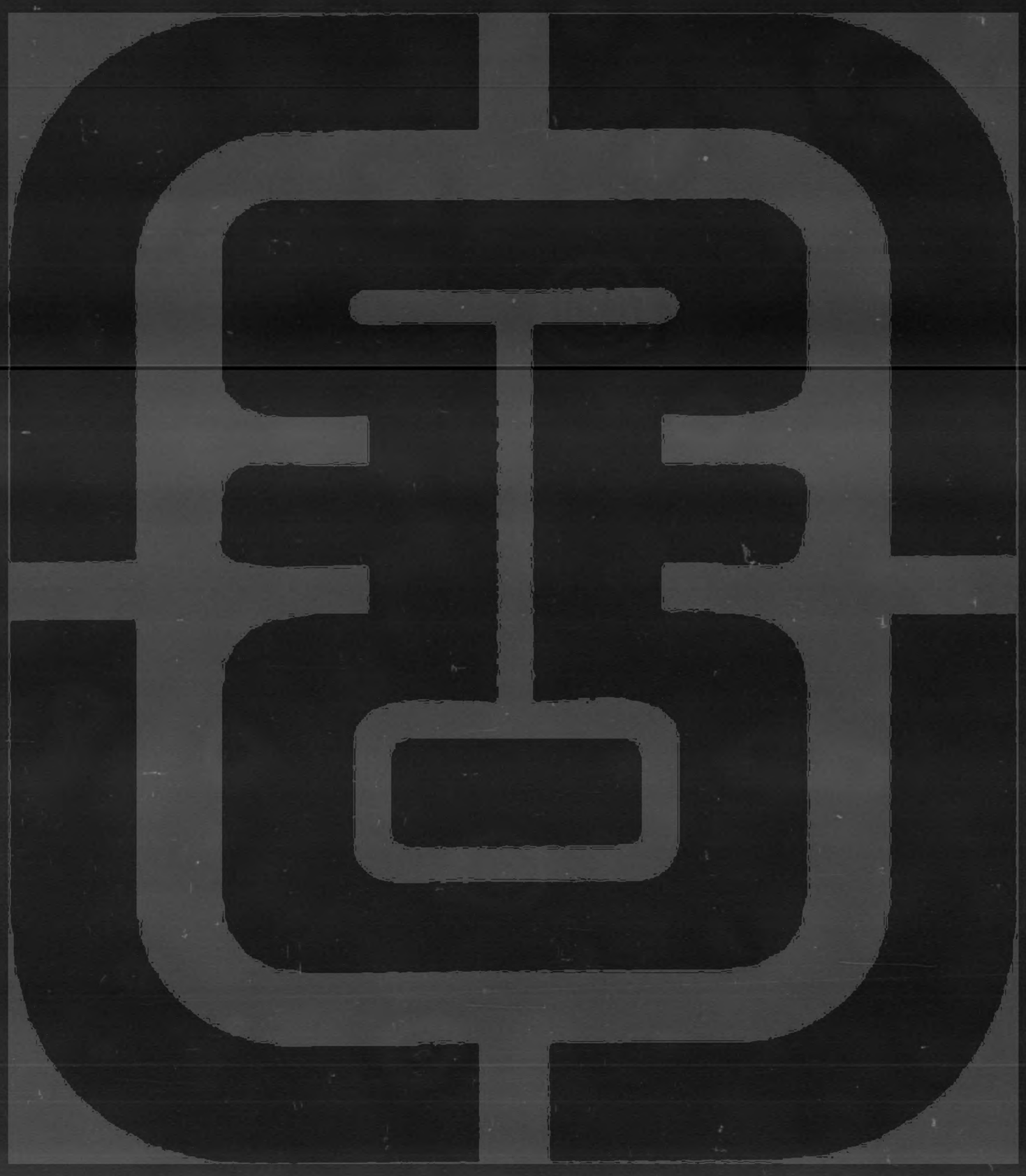
卯之交先君喜謂不佞見從田生游乎是吾友參畊之子也吾友豐於殖而嗇於穫穫之在其後人矣不佞以是交通政君滋益驩相與共研席後先成進士比肩立朝退而脩孔云之好子姓與有榮施焉萬曆己亥通政君謀啓先生之藏營塋高敞地而卜洲東之聖水原吉則屬不佞紀其隧首之碑不佞既習知先生亡庸辭先生諱維魯字參畊號敬齋其先應天人國初有諱某者克龍江衛士至宣德間諱伯用者徙實雲中塞遂占籍應州家焉四傳至贈上林公盛於先生爲大父敦善誼諸生時河東糧長十許人止其酒肆酤飲盡醉壹人枕三百金槖臥於床寐熟墮其槖床下糠囷中弗覺也詰朝公發糠而得金收以待客客當輸官而亡其槖詈號欲死者數矣他日還過肆泣訴公亡金事公舉槖而畀之客驚喜若更生請割其半酬公弗納則建醮祝公於神而行亡何公三子天澤天濟同舉弘治壬子鄉試天澤仕至耀州守天濟官眞定府倅而天祿亦饒於貲人謂有天道焉耀州公初尹定興繕城墉飾戈甲以拒流賊城賴以完其爲耀州值

武廟西巡力抗中官抑絶榷索民不知擾語載孫太

宰傳配王氏生四子先生其季也貌清癯若不勝衣而刻厲有志少從耀州公上林受詩尹先生所下帷攻苦寒暑不少休作字屬文咸有矩矱不苟弱冠以高等弟子廩州庠州弟子多從之講業者教人務敦本實戒浮華而躬先朴素居平布袍疏屩深藏簡出泊然一無所營終其身不知有麴蘖之酣紈綺之飾衡槩之算也顧篤於倫誼居家見稱孝友與人交謙恭謹厚未嘗背而有所臧否同舍生貧不能娶脫室人釵釧助之族黨歲侵乏食節匕箸相振救施不靳報藹然上林公之德心焉凡十試省闈不偶嘉靖壬

亥用乂次貢願受博士職未除而歸踰年卒是爲嘉靖壬子三月廿五日距生正德戊午四月七日壽五十有五配余淑人京學教授瓚女夙通書史婦道毋儀壹軌於禮度壹以內凛凛如也通政君甫能言即從提抱中口章句而授之格不得窺戶外以及於嬉其嚴如此少先生六歲先先生七年卒子男三長蘭娶張氏次芹庠生娶祝氏次即通政君蕙娶秦氏繼陳氏贈封皆淑人孫男五中傑禮部儒士婦陳氏中堅婦王氏芹出中頴貢生婦辛氏中碩太學生婦高氏繼張氏中顯廩生初聘余女殤繼薛氏天城憲副

綸女俱通政君出孫女一曾孫男七敦朴敦典敦讓
堅出敦儉恩生聘余侄廩生滙初女敦倫聘監生陳
玉女穎出敦仁敦化顯出曾孫女四嗟乎以先生之
經行可坐致顯融於身式穀似之可坐待顯融於子
乃抑首衿弁以歿竟不獲沾一命之榮一日之養也
傷哉然歿之十年而通政君舉於鄉又十年登進士
由蒲城令徵入爲尚書郎擢拜通叅遂正使席用清
忠勁直爲時名卿凡四奉貤恩皆得贈先生如其官
最後自耀州公暨先生贈皆通議大夫通政使而大
母母皆淑人煌煌天寵焜燿泉臺其於顯融何如安
在其不能待也當先生屬纊時執通政君手泣曰孺
子勉之以成吾志先人之令緒其在子矣蓋迨知
殖而必獲有今日第所由獲乃在率祖而有其仁心
操善慶之契非獨以學而已繇斯以觀田氏之明德
獲佑於天詎可世計哉銘曰舊京啓系上林九宗二
難儷美慶由善鍾猗惟先生雕文璞質咀茹清華步
趨繩尺學兼行茂道先教脩作人範俗陽城太丘環
堵蕭然傾囊振乏澹泊志明呴濡惠洽慈仁一脈木
本水源培之導之展也公孫或厄其逢匪天我杭山
川出雲必先勃鬱是興哲胤荐陟上卿司天喉舌作

帝股肱猷績懋宣恩綸申錫五鼎居歆九京動色乃
遵懿典卜兆崇岡以封以樹雙璧偕藏鳩粹儲祥雲
仍鵲起後祿方綏顯揚未已我識其大勒銘於桓德
音昭揭過者聳觀

復宿山房集卷之二十二終